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一目錄

書魯宮廟　考宮公羊訓爲入室穀梁解爲成之爲夫人辨　稱仲子之宮胡汪說辨　丹楹刻桷斥言桓宮范甯說辨　世室魯公之廟太廟之室兩說辨　新宮災謂神主未遷胡氏說辨　武宮左氏說杜說解辨明堂位武世室辨　廟有寢而無毀毛氏說辨

書魯宮室　西宮穀梁以爲閔宮辨　公羊楚女說辨　泉臺公羊以爲郎臺辨

書魯土功城築

土功總論

城築總論　左氏邑有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辨　左氏但論時不時辨　二城書及穀梁說辨　築郿公羊說辨　三築臺公羊各爲說辨穀梁侚恒之說辨　城小穀左氏說辨　城中城杜氏說穀梁說辨　築郎囿左氏說辨　定哀書城七其六杜氏皆以爲備晉辨

書外城　城楚丘不言衛三傳不與專封之說辨　城緣陵以爲杞滅以爲爲齊桓諱辨　城三國書法不同胡氏褒貶說辨　城邢不書齊侯楚丘不書諸侯緣陵不序諸侯皆以爲貶專封辨　城虎牢公羊以爲諱取邑辨　貶城成周辨

外城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書魯宮廟（考宮公羊訓爲入室穀梁解爲成之爲夫人辨稱仲子之宮胡汪說辨丹楹刻桷斥言桓[illegible]說辨　世室魯公之廟太廟之室兩說辨　新宮災謂[illegible]宋遷胡氏說辨　武宮左氏說杜說解辨　明堂位武世室辨　廟有祧而無毀毛氏說辨）

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謂大夫有采地者立三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適士二廟○荀子禮論篇并楊倞注）

宗廟之制以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有衣冠几杖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寢廟奕奕又云公侯之宮（蔡邕獨斷）

宮即廟也象其尊貌謂之爲廟言其牆屋稱之爲宮（宣十二年傳孔疏）

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文十三年）

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世太古字通用太室即世室左穀作太杜

氏以爲太廟之室誤若果太廟屋壞當書太廟矣羣公曰宮禰宮曰新宮羣公以謚名宮婦人以姓名宮 趙汸屬辭 從主人篇

經于周公之廟曰太廟羣公稱宮至傳所稱無復一定者太廟或稱太宮羣宮或稱祖禰廟是知宮廟亦無尊卑之分所異者其號爾 馬驌 左傳 辨例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元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義彌疏也 南史 臧燾傳

父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

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文武已遠襄王顯王猶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而魯有魯公之室在所不毀亦可知矣陳祥道禮書

諸侯不毀之廟一而魯不毀之廟二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穆迭毀太祖之廟不毀成王封伯禽以爲周公主則伯禽始封之祖也然伯禽之封實本於周公故魯不得不祀周公詩曰周公皇祖則魯祖周公矣祖廟不毀而始封之廟亦安可毀哉魯祖周公而宗伯禽故不毀之廟有二此其制不與諸侯同其稱謂亦異曰廟曰室曰宮以別之周公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伯禽曰世室世室屋壞是也諸公曰宮桓宮僖宮災是也禮曰祀周公于太廟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說與春秋同則知廟制異於諸侯也趙鵬飛經筌文十三年

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胡傳隱五年

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世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考仲子之宮取郜鼎納于太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猶繹非禮皆書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皆不書汪克寛纂疏同上

宮室非僭禮與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復亦不書御廪太室新宮災變之後魯人必復爲之而春秋無興役之文獨雉門兩觀災而書新作者盖宜新不書惟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侈宜作不書惟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天子之外朝覲災不戒而又爲之定公於是乎棄王度矣春秋之於宮室豈徒志災而已災御廪而嘗非禮也新宮而災非地也太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

災暗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三家擅魯之私不可不禁
也至哀四年之亳社災天之示變於魯豈小也哉陳則通提綱
書丹楹刻桷一作主一立宮二世室屋壞一皆非禮也凡宮廟有一
定之制已毀之廟不再立故十二公作主立宮飾廟遵其時制者皆
不書莊公飾禰廟以夸夫人踰諸侯祖廟之制文公欲躋僖公作主
於十五月之後失虞練易主之時季文子以鞌之功自多而立武宮
意如以昭公之出禱於煬公而立煬宮皆立已毀之廟一以旌伐齊
之功一以報不臣之禱不獨變禮踰制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文
武廟謂之世室言世世不毀也此天子之禮魯人以伯禽廟爲世室
如周之文武以尊魯公僭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春秋書
之因見其非禮也趙訪屬辭卷二
書立廟二立武宮立煬宮皆非禮也若僖公之修閟宮則合禮不書

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武煬書立明旣毀而復立也桓僖不書立而書災明未嘗毀也蓋自莊公而來三桓擅政以終於春秋是知桓廟之不毀由諸臣之私愛也魯人以僖公爲聖賢躋於閔公之上是知僖廟之不毀由諸臣之私敬也君子之於君親也愛之敬之必本於禮其於廟祧也存之毀之必當於禮今武煬旣毀而復立桓僖當毀而不祧僖當次閔而位其上俾國有淫祀之譏親有越禮之失安在其爲愛敬也張大亨通訓

傳春秋者嘗曰定哀微辭吾觀哀公之春秋辭甚著明季氏出於桓公立於僖公而奕世專魯之政者也故桓僖親盡而廟不毀然則二宮之災天以戒季氏之强盛也明矣諸侯之有商社所以戒亡國也魯有季氏國其將亡乎然則亳社之災天以戒魯之危亡也亦明矣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

公羊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孔疏引服虔注○宮廟初成木主遷入設祭以安神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孔疏○考成室之名詩有考室之義是也陸淳辨疑引趙匡○考字訓當依杜氏爲成公羊訓考爲入室失之穀梁考訓爲成是已然又謂成之爲夫人是其意不謂成仲子之宮而成仲子之爲夫人則失之程端學三傳辨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南史臧燾傳○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

君別廟非禮也陳傅良後傳　○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隱欲讓國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以祭之見其欲讓之志耳於禮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得築宮以祭今也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書之譏也家鉉翁詳說　○喪服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爲壇而祔于女君又曰妾母不世祭夫既不世祭又安得妾祖姑而祔之所謂不世祭者不世廟祭即穀梁氏所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立宮于子祭于孫止者是也止者非止不祭去廟而祔于壇也此時桓未爲君而爲之立宮非禮也朱朝瑛略記　○不祔于姑故別立廟因考宮而獻六羽別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羽僭也先著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何焯讀書記　○隱以桓爲儲君因祀仲子以君母之禮故爲立宮經例大廟稱廟羣公廟稱宮毛奇齡傳　○隱爲桓母別立宮尊其母不同

諸先君之羣妾然猶不正稱夫人故稱仲子未正稱夫人故疑

所用佾數焦袁熹陽如編○妾得祔嫡於宗廟中此士大夫之祭妾母

然也以是差之則庶子爲諸侯得爲其母別立廟所以別廟者

妾不敢體君故也然春秋妾母別廟惟此其後且祔廟並嫡矣

陳壽祺左海文集○愚按庶子爲君則妾母有祔廟之禮辨說見書魯

夫人事門桓未爲君而隱爲立宮非禮也其失在此若稱仲子

乃魯史舊文胡傳謂聖人以諸侯無二嫡聖筆特正其名曰仲

子之宮汪氏謂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故聖人特

書之是不知仲子本未稱夫人仲子之宮本舊史之稱而於後

世之庶子爲君追尊妾母者無涉也

桓二年夏取大郜鼎于宋納于太廟

周公廟也杜注○郜國文王子所封故鼎其重器也桓公喜得之

以為於太廟取逆賊之賂陳諸祖廟是無復羞惡之心也趙汸屬辭

○廟者祖宗神靈所宅周公魯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家鉉翁詳說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左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楹柱也桷椽也將迎夫人故為盛飾杜注○刻桷者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張洽集註○商人戒彤日而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莊公因夫人而為之蓋有甚於徒致其豐者葉夢得傳

〇宗廟之飾國有彝典公既娶讎女以奉祭祀又妄肆奢麗加於禰室亂王制瀆先君直書其事而具見高閌集注〇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庶人屋謂之白屋李琳日聞錄〇爾雅牆謂之堊釋名云堊者亞之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灰飾之也穀梁黝堊句堊字貫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堊士黈堊焉爾案彙纂〇說文楹柱也桷榱也椽方曰桷春秋服注桷謂之榱榱椽也按國語注桷榱頭也即說文椽方曰桷之義洪亮吉春秋左傳詁〇丹楹刻桷書以譏僭固一義也然何以五廟並列獨于桓公踰制而盛飾之也文姜新入廟以配桓公丹其楹而刻其桷者非以崇桓公以崇文姜也崇文姜者以崇齊也在廟者齊女入見者亦齊女張自超宗朱辨義〇穀梁范注曰丹桓宮楹刻

桓宮桷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按不言桓宮則所丹所刻者何宮言桓宮者製言之體然也夫莊公之罪著矣不待斥言桓宮而後見其惡莊也 程端學辨疑 ○或以成三年書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斥言桓宮以惡莊也非也成三年新宮災蓋喪制方終主方入廟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稱桓宮也 呂大圭或問 ○趙氏說見僭禮門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見祭祀門書魯夫人事門

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見祭祀門

文十三年秋世室屋壞 左穀作太室

左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杜注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公羊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公之廟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穀梁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注極稱之者不依違其文也○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 范甯 ○古者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無壞之道壞久不修也 葉夢得傳 ○文公緩作主縱逆祀廢朝朔其得罪宗廟多矣至太室壞而恬不自變則人子之義絕 張大亨通訓 ○記曰春秋修其祖廟時宜展視也而至于壞乎其爲祭主者可知 姚舜牧疑問 ○曰不共曰不修皆是也此非天災神怒也直傾頹也程子以爲變高氏閔以爲自壞失經旨矣 劉奎光隨筆 ○不書新與御廩新宮同義 方苞直解 ○屋者據上所覆言蓋上壞而下未盡毀也 高澍然釋經 ○世太二字

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太以爲伯禽廟則同杜氏以爲太廟之室誤也夫屋壞謂一廟之屋盡壞也若太廟屋壞當書太廟今書太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惟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不通矣吳澂纂言○家氏鉉翁仍杜之誤又以太室爲周公廟其謬尤甚顧棟高杜注正譌○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但言象周之有文武二廟耳周祀文武於明堂太室故有世室之號孔疏謂伯禽有文德故稱文世室武公有武德故稱武世室義與鄭違按公羊傳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其武公之廟止稱宮不得如孔氏說許宗彥鑑止水齋集○魯祖周公而伯禽始封廟亦不可毀故別稱太室其後妄立武宮而明堂位傅會比於武世室其書本僞作不足據方苞直解

○愚按三傳經文世太二字通用甚多如世叔作太叔之類是

也則左氏太室卽公穀世室解者泥太字而致誤耳○愚又按

焦氏宮室圖據服注云太室太廟大室之上屋也孔疏云不直

言太廟壞而云太室屋壞者太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當其

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太廟全壞

也又據明堂位天子廟飾複廟重檐注云複廟重屋也考工記

四阿重屋注云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證太室屋爲室

上重屋惠定宇公羊古義說亦同雖本賈服杜孔古說引證經

文太廟制度似有確據然以公羊書世室及經屢書太廟此獨

不書而論仍當以世室爲定解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見祭祀門

成三年春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
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
無譏矣○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
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杜注○謂宣
公之主未遷者非有所據也特以桓僖之宮稱謚宣公之宮不
稱謚而意其未遷耳夫宣公之薨二十有八月成公之喪踰大
祥與禫矣神主不遷於宮廟將祔之何地哉曰然則丹桓宮楹
刻桓宮桷與桓宮僖宮災何以稱謚也曰丹楹在莊公二十三
年刻桷在莊公二十四年去桓公也遠故不得謂之新宮而謂
之桓宮桓宮僖宮災在哀公三年去桓僖又遠故不得謂之新
宮而謂之桓宮今宣公入宮甫三月而災故當時謂之新宮乃

人情物理之所宜稱程端學或問 ○ 昭穆之廟皆曰宮舊主遷新主入必新之新者易檐改塗而已直解 御纂 ○ 喪已除廟已遷矣何以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迫近不忍稱也以致魯君臣大不忍之情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萬斯大隨筆 ○ 新宮宣公之宮也災者天火也廟災哭三日禮也按新主入廟禮無明文惟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禫纖之後以禫月逢吉祭時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妣配必踰月吉禘然後遷主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二十年十月薨則成元年十一月爲大祥二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則禫已踰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祭其名新宮則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胡氏謂不稱宣宮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則不惟不曉禫後踰月正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

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空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即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之末名爲禰廟自伯禽已來即已有之雖名爲新宮而實即舊廟並無新造之例是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並祧合食太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而後漸主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毛奇齡傳

成六年立武宮

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

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卽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胡傳○武公名敖周九世嗣成公之十一世先公也觀春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為失禮違制可知張洽集注○武公敖在宣王時征伐有功而謚曰武今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書之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高閌集注○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春秋諸侯蓋有於其先私禱者功成為之立宮故意如逐君禱於煬公因立煬宮豈鞌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葉夢得傳○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

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於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中行穆子獻俘於文宮晉武至悼文至頃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李廉會通汪克寬纂疏○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論者遂以武宮爲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待成公而始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則以武宮爲世室者妄也參張洽集注汪克寬纂疏○明堂位以魯公廟爲文世室武公廟爲武世室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成公而始立乎且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言世室則知明堂位之文妄也日講解義○武公有武德曾朝周而宣王饗之諸侯事四親自高祖而上皆祧之魯

惟伯禽不祧今晉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毛奇齡傳）○武公者以昭穆言則周公之六世孫成公之九世祖也以繼及言則始封以後之十世侯新君以前之十二世先公也祖孫之屬皆遠矣立其宮何爲者蓋武公謚武在周宣王時有戰功行父既以鞌之戰爲已庸將以武力爭衡於諸侯故復立其既毀之廟秉禮之國不修文德而矜尚武力其能與齊晉秦楚爭哉失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及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陸淳辨疑）○左氏誤以武宮爲武軍杜知其誤遂謂既立武軍又作武公之宮此難以通者也（劉敞權衡）○按左傳亦不謂立武軍杜氏傳會宣十二年傳有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之文遂

據爲說耳服虔曰韋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解傳極當孔氏必護杜注而駁服義何邪傳下文言不可以立武及立由已皆言誇燿戰功之非非謂立武軍也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

昭十五年春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焉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祭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雉鼎之變而已哉高閌集注

定元年秋立煬宮

左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公穀胡傳義同成六年○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故特書張洽集注○公薨於外晉之大慼而意如以爲獲神靈之佑爲煬立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家鉉翁詳說○煬公考公之弟也晉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晉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

立公衍則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昭公之弟恐人議已於是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私意蓋魯國舊制爾汪克寬纂疏引萬孝恭○季孫行父立武宮已非禮矧煬宮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也汪克寬纂疏

哀三年夏桓宮僖宮災

左傳杜注見災異門孫氏高氏家氏說見僭禮門○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孔疏○孔子在陳聞災曰其桓僖之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家語○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災知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服虔注○自桓

至定十世自僖至定七世諸侯五廟則桓僖當祧久矣宮何以存三家皆出自桓季友相僖叔仲之後皆僖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不毀而天災之非譏桓僖也譏三家也趙鵬飛經筌○漢五行志董仲舒劉向曰孔子聞魯災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臧琳經義雜記○魯於兄弟之迭爲君不異昭穆則桓之宮當與隱宮同遷同祧而同毀僖之宮當與閔宮同遷同祧而同毀毀隱閔而不毀桓僖文定以爲出於季氏之私者或當然也昭定之閒魯方以兄弟繼世而追立煬宮又烏知桓僖之當毀哉當毀不毀天災及之夫子所云必桓僖者亦是據當毀之理而云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遷廟而稱宮以別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杜氏不知廟制謂桓僖

親盡而廟未毀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嘗毀不毀故孔子聞災而知之夫宗廟之制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盡七廟五廟並無毀之之例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立則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之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蓋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以七廟不可使主虛也則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七廟不可虛主遷廟可虛主明見禮文其又名公宮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宮故策書曰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宮火也火踰公宮者踰於羣公之宮也惟踰羣公之宮故桓僖兩宮受災則受災者祇桓僖而羣公皆有宮桓僖僅羣宮之二耳諸家之誤祇因傳有孔子在陳聞火知爲桓僖之言故支曲其說

以附之也（毛奇齡傳）○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為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為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即等於父子易其昭穆之名既非所安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為通變之用（四明萬斯大充宗之說）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居之者蓋兄弟而相繼則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者也僖之廟其即魯頌之閟宮歟

史克爲僖公作頌篇首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徂來新甫之松柏爲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即命公子魚豫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既未有諡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於他廟常閉而不敢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間 江永羣經補義 ○雉門兩觀言新作此不言者蓋不復立公羊傳曰復立非也 郝懿行說略

○書魯宮室 西宮穀梁以爲閔宮辨公羊楚女說辨 以爲郎臺辨 泉臺公羊

桓十四年秋御廩災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禮記月令疏 ○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故謂之亩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从广从禾作廩 許慎說文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禮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月令季秋命冢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廩即倉之別名周禮廩人爲倉人之長其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大祭祀之穀藉田之取藏於神倉者是公親耕之粟共祭祀者故謂之御廩 杜注 孔疏 ○凡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嘗於乙亥則壬申爲致齋之初日也御廩之災不於他時而於嘗薦致齋之日其異甚矣 黃仲炎通說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藏粢

盛其新必矣不書常事也胡傳○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孔廣森公羊通義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桂苑云待賓之舍曰館又開元文字云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四引○按公館私館見禮記雜記篇○按周禮司儀諸公相爲賓有致館之禮鄭注云使大夫授之君又親致焉儀禮聘禮有卿致館之文注云主人以禮致之所以安之也則王姬之館亦當別有致館禮矣

見昏禮門○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囿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李廉會通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廄馬舍也說文○廄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劉熙釋名○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孔疏○養馬欲其富故名之曰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汪克寬纂疏引王樵○按周禮校人馬四匹曰乘四乘曰皁三皁曰繫六繫曰廄六廄曰校校分左右是一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三駑馬則又三倍之而總名之曰廄天子十二閑以六校分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也卿大夫四閑則良馬一閑駑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國馬若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國馬爲車路之需兼備不虞此不及賦之民閑者若田賦之馬則民養之而臨期賦以爲兵事之用各不同毛奇齡傳○書新作者二書新者一新

者易舊作者有加於前不言作者仍舊制也趙汸屬辭○餘見土功

門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爾雅○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杜注哀元年釋宮云

闍謂之臺郭璞云積土四方也孔疏○月令疏引李巡云積土爲

之所以觀望禮器疏云兩邊築闍爲基是其形四方也高誘呂

氏春秋注云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見仲夏紀注上架

木爲屋名之爲榭故鄭注禮運云榭器之所藏也邢昺爾雅正義○

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臺以觀

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許愼五經異義○天子三臺諸侯二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

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惠棟九經古義

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胡傳○楚靈爲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爲先君爲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汪克寬纂疏○朱氏姚氏說別見城築門

又　夏築臺于薛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何休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薛有二秦有二築臺于薛于秦皆魯地也俞皐釋義

又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知國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可不鑒哉張洽集註

莊三十二年秋公薨于路寢

公穀傳注見內禮門○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于王之燕寢太僕掌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書西宮災僖二公羊曰路寢正寢也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知諸侯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襄二十八宋大尹盟于少寢之庭哀二十六蓋王六寢后六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祭義曰諸侯卜三宮之夫人親桑桓十四年傳曰甸粟而納之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

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案又謂之側室周禮宮人疏云諸侯當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本淮南子時則訓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案西宮卽西寢夫人三宮亦正宮在前案成十八年內宮之朝是也二宮在後案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姜辟正寢徙居東宮疑即夫人之東寢也詳僖八年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諸侯三宮而有東宮西宮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高寢見定十五年經蓋變亂禮法而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妾也陳祥道禮書○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云後五

前一婦人稱寢曰宮內則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蓋六宮者后夫人九嬪等所分居燕寢之在中者君之所居路寢者聽政之所在其后夫人治事之朝曰內宮之朝（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其君燕寢之廷曰少寢之廷（見哀公二十六年左傳）內宮即內寢也少寢即小寢也（焦循羣經宮室圖）

僖十五年秋震夷伯之廟

穀梁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廟以觀德非可苟立也夷伯必有不當廟者故天變示戒（黃仲炎通說）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見僖禮門地名門

僖二十年夏西宮災

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諸侯有三宮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〇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何休注〇穀梁以西宮爲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孔穎達疏〇是僖公所居之西宮公羊說是也穀梁以爲閔宮果爾則僖公繼閔而立當謂之新宮爲其既久亦當謂之閔宮矣孫覺經解〇西宮小寢也非廟也廟則宜如桓宮僖宮稱某宮不得云西也僖公薨于小寢何以不稱宮對路寢高寢言則爲小寢據災之地言則小寢有二不得概目之故云西宮高澍然釋經〇案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孔廣森公羊通義〇諸侯與夫人各正寢一小寢二夫人居正宮在前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在後春秋僖公

二十年西宮災莊公十二年傳云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襄公十年傳云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是也他如公慕楚而作楚宮僖君于北宮鞏昆吾之觀此則常制之外另建者矣_{熊備羣經宮室圖}

○公羊言諸侯三宮者是也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成公之母宣公之妻也故居于左而杜氏誤解以為太子宮蓋惑于東宮得臣之言也_{葉夢得說 禘傳}　○公羊謂楚女不得爲嫡怨思而致災則甚誣矣僖公娶于楚無明文齊爲楚媵先至而登嫡說尤不經記西宮之災志災而已矣_{王介之 春秋稗疏}

僖三十三年冬公薨于小寢

見凶禮門

文十六年秋毀泉臺

左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臧文仲祀爰居而文公毀泉臺此皆迷民以怪者也劉敞傳

○公羊以泉臺爲郎臺臆說耳若實是郎臺經何以謂之泉臺乎通說 黃仲炎

○公羊以泉臺爲郎莊三十一年之郎臺諸儒俱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過故譏之非也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秋聲姜薨毀泉臺杜注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正義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劉氏敞謂迷民以怪蓋取是說則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宮闈妖見而夫人薨以爲不祥故毀若郎地去魯都二百里遙郎有妖眚而以爲應在夫人無是理又經於夫人薨下閒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於是日毀矣若非爲宮內不祥急欲毀去又豈有當衰麻哭泣之時而改革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蓋因夫人薨而毀是一事經文本顯然公羊強分爲二事

誤矣公羊之說既鑿空何休更以意牽合以郎臺譏臨民之漱浣漱浣與泉臺之義合甚爲費解（顧棟高大事表）○公羊之解泉臺鑿穀梁以毀臺爲緩喪迂（沈亦然公穀合評）○趙氏義見書毀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

囿有林池曰囿（高誘國策注）○囿苑也（左傳莊十九年注）○囿猶有也畜禽獸之處（應劭風俗通）○囿苑有垣也（說文）○古謂之囿漢家謂之苑（周禮地官序官疏）○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遊觀處也禁者其蕃衛也（周禮鄭注）○囿所以域養鳥獸也築牆爲界域禽獸在其中（詩毛傳孔疏）○古者四時之田不欲馳騖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孟子朱注）○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皆先王之爲苑囿臺

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節乎性也呂氏春秋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大夫擅國威權日去內有强宗肘腋之虞外有晉楚爭盟之故而公自娛於築囿從畋無怪公室日卑也彙纂許翰家鉉翁○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作郎囿定作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謹哉高閌集注

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

見凶禮門

昭九年冬築郎囿

、公內制於强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洽集注引許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爲囿非爲講武之處特以爲觀游

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與築囿之役其爲季氏歐民乎家鉉翁詳說○以左傳觀之見意如逐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張治集注○諸侯苑囿有常地郎有囿而築之奪民利也桓狩于郎則嘗爲用狩之地莊築臺於郎則嘗爲登覽之地今築以爲囿實桓非有以啟之也趙鵬飛經筌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

門從二戶象形許慎說文○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周禮闕人疏○鄭元考校禮文以爲魯三門庫雉路庫者府庫所在雉者治朝所在路者路寢所在雉猶治也陳氏曰有雉之象故曰雉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國遷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所謂閒于兩社朝廷詢

謀大事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九○詩述太王之事禮言臯門取天子之制皆稱臯門應門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云王聽誓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臯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不見於經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也臯門之內外朝也應門之內治朝也路門之內燕朝也王日視朝於治朝退聽政於燕朝路寢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敢稱臯門應門特爲臯應之制而已閽人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蓋庶民得造外朝而

禁施於雉門之內則縣法於中門宜矣（陳祥道禮書）○周官朝士鄭注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則魯無皐門應門矣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也按毛詩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皐應二門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註疏言諸侯有皐應者非（江永鄉黨圖考）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崔豹古今注）○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

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孔疏○孫炎云宮門雙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哀三年桓僖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禮記禮運正義○詩疏引孫炎云宮門雙闕舊章縣焉

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太平御覽引頴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
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故謂之闕春秋穀梁傳桓三年曰禮
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
門觀謂之闕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
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邵晉涵爾雅正
義○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云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何
休註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
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註云闍者謂之臺正義云兩
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
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
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乃云天子諸侯臺門者
闕亦是臺上起屋但列在兩旁中央仄卑如闕然故曰闕夫闕

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故何休以一觀兩觀言之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魯之僭在於兩不在於觀也以積土言之曰臺其上可觀望曰觀其外縣法象高巍巍然曰象魏兩旁高中央闕曰闕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服虔註云西辟西偏也卽觀之在西者惟借闕之名以名臺故有稱兩觀爲雙闕者其實惟兩斯名闕不必繫闕以雙也

焦循羣經宮室圖

○宮之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桴思今之樓古之觀也觀謂之闕桴思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臘祭先祖廟在中門外之左祭畢出廟至中門卽縣象魏之處周禮在魯大道不

行舊章雖存人亡政息故孔子過之而歎歟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杜注云象魏也愚謂西辟者門側之堂言西則有東可知明堂位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孔疏云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惠士奇禮說○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是也亦謂之闕釋宮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見史記扁鵲傳亦謂之魏闕見莊子亦謂之象魏見周官及左氏哀三年傳觀有臺謂之觀臺左氏僖五年傳登觀臺以望是也卽門為臺謂之臺門見禮器亦謂之門臺左氏定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汪中述學

又 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見土功門僭禮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

僭也既災則不當更作今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書新作譏其僭而不能革也南門亦書新作者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非故制也日講解義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魯政不修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張洽集注引許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作蛇淵囿何囿之多也高閌集注○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李廉會通○奪民時而興苑囿定公之志荒矣李氏以爲此決非夫子爲相時然使夫子相而能止其不築囿則亦能止其不受女樂矣是年夫子雖未攝相已自中都宰爲司空司寇於朝此等事可以止則止之不可以止則姑聽之漸以格君心之非而變强家之習亦不足爲

行道之累逮乎女樂之饋君臣宴樂三日不朝而後知定公之心終不可格三家之習終不可變於是去志始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

見凶禮門

哀四年夏亳社災亳公作蒲

公羊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穀梁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通典引作柴社示有存亡也班固白虎通○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杜注○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受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於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

是也楊士勛疏○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亡則社當遷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此制蓋始於湯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惟其有屋故有災張洽集注引程子○程子謂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因國實殷墟耳傳稱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地屬殷墟可知方苞通解○禮記正義魯之外朝在庫門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傳云陽虎盟公及三桓於國社盟國人於亳社馬宗璉左傳補注○亳社殷社也不稱殷者社主土從地名爾馮荆南曰記稱亡國之社屋之恐非先王之意傳云諸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則凡社皆有宮不獨亳社也郝懿行說略○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白虎通云置宗廟[illegible]門蓋爲廟屏者爲廟之屏蔽廟門外望見之以爲誡也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

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周禮注作奄其上而棧其下蓋編木為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焦循羣經宮室圖〇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鳥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為尸是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見荀子大略篇及公羊莊卅一年傳注不容以亡國之社為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為廟屏哀四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見郊特牲正義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陳祥道禮書〇七年傳云以邾子益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以其當作故新作不書汪克寬纂疏〇公羊作蒲社即亳社也亳音薄薄與蒲音相近故古又假蒲為薄趙坦異文箋〇穀梁范解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

殷之社殷始都亳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文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臧琳經義雜記）○禮有勝國之社故商有夏社周有殷社示誡也漢高祖二年除秦社稷則勝國之社禮亡矣（秦蕙田五禮通考）

○書魯土功總論

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何休公羊注莊二十九年）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廄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錄之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孫復尊王發微隱七年）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不時害義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重勞民也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

如僖公修泮宮復閟宮復古興廢爲國所當務也人君知此義則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而愼於用民矣程子經說同上

諸侯城邑宮室池觀苑囿皆有常制圯而城之故而新之以守國保

民亦所不可緩而春秋之城築則譏其不時妨民創作違度趙鵬飛經筌

土功之事有時有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制也龍見

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春秋所書有越禮

而踰制者矣亦有不踰制而違時者矣皆謹而書之呂大圭或問隱七

十二公興力役莫盛於莊公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

事者惟僖公耳又莊二十八年

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無事則資其力用之于農以足食生財有

事則資其力用之于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必以時以禮

又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吳澄纂言隱七年

隱元年夏費伯帥師城郎冬新作南門皆不書傳皆曰非公命也傳發不書之例史例也非筆例之法也趙汸屬辭卷十五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孔疏夏九月周十一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夏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土功息冬至之後當更修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莊二十九年

左傳於城中邱城郎城祝邱新延廄新作南門築鹿囿皆曰不時汎城於冬者皆曰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二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十月諸防十二月諸鄆十二月平陽十月以後中城十一月以後城防冬不書月郎囿冬不書月皆曰時延廄春不書月南門春不書月乃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

昏正而栽則夏之十月而周之十二月也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矣經於他事書春夏秋冬皆指首月若城築蒐狩之事乃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詳考經文可見矣注孔竟築疏隱九年

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也詩定之方中疏

或謂後世以興功築爲救荒之要政春秋乃用以爲譏何也後世力役備於官故可因此以聚窮民古者力役徵於民而於凶年舉之則民不堪命矣莊二十九年日講解義

○魯城築總論　左氏邑有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辨　左氏但論時不時辨　二城書及穀梁說辨

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程子經說 隱七年

築與城公穀皆不爲例惟左氏于築郿曰非都也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左氏蓋不知周制都邑之異而妄言周制王畿四井爲邑自是其地四四而三之爲都載師又別大都小都皆畿內公卿之采地也諸侯之制宜略視此都邑之名宜不可得而亂大夫不祖諸侯則安得邑而有先君之主者哉城漆乃邾庶其之邑是無先君之主何以亦言城蓋邑雖小亦必有城也第創築則謂之築如築臺築囿築王姬館之類新舊則謂之城如城中城城西郛之類初無是城也而始爲之所以言築城固舊矣因而新之則城而已其理明甚左氏既失之穀梁亦未爲得也黎貴得 春秋攷

傳曰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書曾城邑二十有四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皆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

主乎城猶乃郛邑其非有先君之主更審何不曰築郛築西 莊二十八年 充遵

牆垣曰築築圍築邑之類止爲垣牆之衞而已壘土曰築築臺之類

壘土爲基也王姬之館曰築者古人爲居室皆用土詩曰築室百堵

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外有垣牆之衞也城乘也高廣可乘

守也城必高廣又有埤堄以蔽守禦者非止爲垣牆之衞而已 蕭楚辨疑

凡城必有郛郭樓櫓之制備制曰城不備制曰築傳例非也圍曰築

臺曰築館曰築 趙汸屬辭卷七卷十三條

城郭雖立以爲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魯之城多出

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强而自城其邑不能愛恤其民

時舉其政事至而爲之備以奪其時此經所以書也 程端學本義隱七年引葉清臣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

之城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

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若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罪矣胡傳隱九年

城二十九惟莊之城諸及防文之城諸及鄆皆十二月爲夏之十月與僖之城楚邱以正月爲夏之十一月合時者三而已其二十有六皆非時然未必止譏其非時也先王修城郭於無事之時不待有事而爲之固也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然則是道也沈尹戌猶知之而況春秋乎葉夢得春秋考

春秋之世征伐不止而工作之事亦靡有息左氏但譏其不時則聖人之意隘矣且末世勞民之甚豈問乎時不時哉程端學辨疑隱七年引杜諤

城築二十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文襄之際大夫張矣劉經解襄十五年

城郭以衛民春秋多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故能固其民而無爭心叔仲謂南遺多與而役以城費後來圍費公室一大勞動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至圍成之役定公親往竟不得墮成公以後魯多叛邑非尾大不掉之弊歟陳則通提綱

常事不書臺囿之築譏縱欲也王姬之館之築志變禮也若完城郭作邑以居民有國者之常事也而備書于冊何也諸侯封域有定制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作邑二十有二其侵并於小國則敗王略也即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皆以非常書方苞通論

城以聚人民而防寇盜也魯國通春秋書城者十九書大夫帥師以城者三可見春秋以前天下無事而防禦疎至此而爭戰日起守備日嚴民力所以日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七年

古有觀臺望氛祲爲歲備也苑囿待弋獵爲祭備也非肆欲以遊觀也用民之力與民同之非厲民以自養也故文王之臺囿民樂之魯公勤民以事遊觀而不與民同之非文王用民之道也張大亨通訓

春秋凡書宮室園囿之役曰築穀梁子曰虞之也古者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猶北魏甄琛所謂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也古者有道澤梁無禁天地之藏所以資養萬民也今障護而專其利使民不得共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黃仲炎通說　莊二十八年

山有林麓澤有魚鹽恐民之有爭心於是設虞衡列其禁平其守如是而已春秋築臺囿規固而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不與民同利然則山林藪澤虞之正也築之非正也故謹而志之戒專利也惠士奇禮說

凡書城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郚城中邱以怯敵書城向城諸及鄆以啟釁書城費城成郛以三家營私邑書城漆城啟陽城邾瑕以

恃强陵弱小書城杞以受役於强大書其非時與帥師者罪又甚焉春秋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城壞而修常事爾不盡煩聖人之筆也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誥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諭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為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戍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存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不志於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郭溝池以為固雖亦國之正務然春秋自莊以後或黷武啟釁而防報復或

背盟大國而慮見討又況末季權臣擅侵奪小國以自强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臺囿之築耽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待言莊公忘父讐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圃蛇淵囿此眞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顧棟高大事表

書築八皆譏也書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于冬城曰書時書時無貶乎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也蓋城郭溝池以爲固有國之務非有國之先務也不修德而勞民雖以時猶得無譏乎又況如城諸防在大饑告糴之後城諸鄆開莒魯數世之爭而左氏皆曰書時其非聖人之旨明矣或又以爲聖人重用民力雖時亦書然則十二公宮廟之修非用民力乎春秋書世室屋壞而新作世室不書書新宮災而作新宮不書僖公修泮宮作閟宮亦不書可知凡城之志皆譏而以爲重民力雖時亦書猶未盡聖人之旨也顧棟高引華氏

經書內災者六雉門兩觀書新作以是知失禮則書者春秋之法也桓宮僖宮之災因而廢焉或不可知若御廩新宮西宮亳社未有不復作者而不見于經則得禮而不書也審矣方苞通論

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是也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耳何大小乎孔穎達疏陸淳辨疑引啖助恭

書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隙之時蓋戒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汪克寬纂疏桓十六

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定十五年

城之外有郭郭之狀先儒未詳考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爲之

城外爲之郛春秋僖十二年城楚丘之郛哀十七年
晉伐衞入其郛將入城者郭在城外之證說文云郛郭也是郛即郭
也隱五年傳鄭伐宋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已
而怒則當時謂郛內爲國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
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周禮鄉大夫注國中城郭中也遂人掌邦之野
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中矣尚書
費誓序云東郊不開疏云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境故東郊之
門不開孟子郊關之內趙岐注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云蓋四郊
之門也郊既稱國中則郊門即郭門也左傳杜注以桔柣之門爲鄭
遠郊之門純門爲外郛門逵以近郊門爲郭門也郊門爲郛郛外爲
鄙春秋曰侵伐某鄙皆未入郭也入郭則曰入某郛入城則直曰入
卿大夫采地亦有郛襄十五年城成郛昭二十五年楚郭巢郭卷定

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郛四年城
西郛十年晉伐齊毀高唐之郭此皆野鄙中采邑之郭也焦循羣經宮室圖
○書魯土功城築築郿公羊說辨　三築臺公羊谷　為說辨穀梁倚桓之說辨　城小穀左氏說辨　城中城杜
氏說穀梁說辨　築郿固左氏說辨　定哀書城七其六林氏皆以為備晉辨

隱七年夏城中邱

左書不時也○公羊中邱者何內之邑也城中邱何以書以重
書也何注以功重也○穀梁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
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盛夏興工農守並廢春秋書
城中邱垂為後戒陳壽吳志華覈傳○左曰書不時也公羊曰以重書
也二說皆是也事孰為重愛民為重愛民孰重以時為重湛若水正
傳○莒人向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卓爾康辨義

隱九年夏城郎

左書不時也○郎逼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爲批亢擣虛之策故城以備之不務講信修睦以和四鄰乃見利忘義從鄭而叛宋兵未出境先備不虞尚何暇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邪趙鵬飛經筌○七年城中邱而後伐郲今城郎而後伐宋千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張洽集注引許翰○郎魯近邑桓十年三國之來戰於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於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魯之要地也厥後築臺於郎築郎囿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游觀之地矣李廉會通○據傳隱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方苞直解

桓五年夏城祝邱

齊鄭將襲紀故杜注○莊二十年夫人會齊侯處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高閌集注

桓十六年冬城向

下有十一月卽夏正九月則此乃十月夏之八月也縱與下事同月亦是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時也陸淳辨疑引啖助參張洽集註○左曰書時劉氏炫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故啖氏助張氏洽皆以爲不時其說是也杜氏預謂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孔疏暢發其義以定之方中爲方欲向中實未正中方者未至之辭戌月可以興土功以明非傳之誤亦有理彙纂○杜氏謂下支是十一月則此雖無月或亦在十一月中而是年長歷有閏六月則節先於月十一月之末卽可接建亥之節未爲失時毛奇齡傳○春秋城築皆不月雖會城不月襄二十九年城杞是也雖城成周不月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皆以其事不可以月

祀之也此城向亦然蓋戒事於冬初而成事於春令無妨農事不害公旬故傳曰書時諸儒所以嘵嘵者緣下文有十一月謂此乃十月於夏正則九月遂以爲不時耳邵瑛劉炫規杜持平○邑說見莒魯交兵門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穀傳見昏禮門李說見宮室門

莊九年冬浚洙

公羊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戰敗乾時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固民於無益也張洽集註○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浚洙非道也黃仲炎通說

○城郭溝池有國者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滅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書浚洙書丙築城邑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汪克寬纂疏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

辨左見前○公羊云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微在冬初無麥禾歲終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關諱乎陸淳辨疑引啖助○書築者創作邑也胡傳○築者作邑爾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劉敞權衡○公羊謂之造邑陸氏從而廣之曰言城者城舊城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爲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郿而爲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孫覺經解○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廄者一呂大

主或問○莊公比年以來書日食者三大水者二大無麥禾者一告糴者一有蜚者一不雨者一而築郿新延廄城諸防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城小穀不畏天災恤民隱而為其所不當為備書之以甚其惡齊履謙統紀○穀梁以築為虐之非也劉氏曰此邑耳非囿圃也俞皋釋義○何以不言城創作邑也邑必有官府民居市廛焉城與室皆可言築言城則不足以概室也邵纂直解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左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日不時○公羊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范甯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

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大無麥禾告糴于齊

冬築郿春新延廄用民力已悉矣胡傳○因舊曰新改舊曰新作

新作則書新不書此何以書凶年不新可也蘇轍集解○廄馬閑也

禮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

繫為廄六廄為校廄為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廄之修非務

也僖公修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所得為也大室屋壞

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

宮或以親盡而不新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

於雉門及兩觀亦魯之所得為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

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歟由是以

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所惡於新者為其作

也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於延廄固得所為矣以為不能

制其國用至於大無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事於他豈知務者哉葉夢得傳○爲國之備在兵而兵之用在馬故六繫爲廄備於周騋牝三千美於衛馬政亦有國者之不可廢也故君子必辨其後先稽其貴賤去冬大無麥禾則民食已不足何問馬趙鵬飛經筌○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矣王錫爵日錄○新延廄何以書以不時書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者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者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房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於仲春始牧之時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啖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修之於農隙

此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釁廄不於農隙而於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收未可以除蓐也惠士奇春秋說

又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餘見前○穀梁可城也楊疏隱七年傳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之節者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者則責之深○比歲凶饑而輕用民力併城二邑故雖時必書以示譏家鉉翁詳說○時則常事不書矣此譏大無麥禾之後起二役也經書十二月城者二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與此也傳但見其及時而不知二役之意故云爾葉夢得左傳讞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穀梁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書築臺刺奢且非時杜注○莊公之編災異累

書于冊星隕日食之變螟螽蜚蜮之災大無麥禾三書大水倉廩罄竭告糴他邦正宜戒懼以答天心節儉以紓民力方且比年興作甚至一歲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王元杰讞義○郎薛秦皆魯遠地也公羊于郎則譏其臨民所漱浣于薛則譏其遠于秦則譏其臨國亦莫適主矣穀梁倚桓之說亦非也魯之三築臺乃自荒耳豈倚桓也哉程端學三傳辨疑

爲游觀之美一歲而三築臺雖甚荒慢當不至此猶嗟之詩稱莊公有禦亂之才齊桓所以降心而與之謀必其謀足取也築臺者或亦禦亂之一策耳季氏曰築三臺以備戎也戎在魯南界郎薛秦皆相屬於魯之西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朱朝瑛罍記○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蓋即魯濟西地莊公所爲追戎於此者也築臺之爲備戎信矣又○一歲而三築

臺必非得已者也臺守禦之備也當莊公之末年戎狄之勢方盛齊桓之烈未成魯蓋有戒心焉所備之也若築城則不可及也故為三臺以分扼要地而次年正月又城小穀以為守禦以待戎狄爾狄滅邢衛而齊桓幸能拒之此非魯所敢先必者也使過衛而東南害必中於魯矣春秋之時以臺為守禦者多矣昭公攻季氏衛蒯聵入於孔悝皆據臺以為固說春秋者一以臺為遊觀之娛則不達乎情矣莊公雖無道豈一歲三築遊觀之所而又絕遠乎國都亦胡取哉春秋書是譏魯之不能自振而區區于城障之險者則有之而非譏公之疲民以自娛也姚辭

經說○愚按朱說本季氏而姚暢言之說別而義特精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

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爲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非魯之小穀也高閌集注○案小穀公羊無傳穀梁及孫氏胡氏張氏皆以爲魯邑故書法比於丙城而左氏以爲爲管仲攷僖公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襄十九年士匄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遷穀七里之說經傳皆止書穀而未言小穀者則杜氏爲不通矣且齊桓之有功於魯在高子未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考之前後皆不合故當從穀梁李廉會通○穀齊地也小穀魯地也安可以小穀爲穀邪左氏因楚申無宇有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以此年城小穀牽合其事誤矣趙鵬飛經筌○莊僖之時諸侯猶恥爲大夫役仲雖大功赫著而泗上諸侯未有莽

走其門者且管仲讓不忘君之賢大夫也其子孫未聞振采邑而列世卿則不敢勤晉以爲己城必矣王介之四傳質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孔疏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何休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穀梁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言新則有舊也言作則有加也因其舊而制度有加焉謂之新作凡興作皆書不以時不時左氏曰書不時淺矣孫覺經解○杜注傳云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壞時而治之新作南門非治壞故傳以土功之制譏之蓋左氏但知土功之不時而不知改作之非制趙汸屬辭○僖公之經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

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免於過制汪克寬纂疏○何以書有僭制焉非記不時也高澍然釋經

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史克作頌而經不書蓋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敎國之子弟雖重民力不可使廢且泮宮爲諸侯之學則閟宮或亦魯之舊也又經所書新宮災太室屋壞無不新之理而經不書惟此及雉門兩觀書新作則修舊不書而書者皆非禮可知矣日講解義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取須句遂城郚

文公旣伐邾以攘邾之邑故城郚以備邾之兵是一舉而兩得也其亦念民勞民疲歟況三月今之正月東作之時乎趙鵬飛經筌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書時也○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耳此年及襄十五

年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啟陽是也帥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胡銓解○左氏謂以得時書則大夫專兵擅改王制勞民毒衆皆所不罪而獨得時為可取陋哉斯言程端學三傳辨疑

○餘見莒魯交兵門

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

懼晉故也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以備之高閌集注○左氏曰書時也非也周之十月非夏之十月趙鵬飛經筌

成四年冬城鄆

公欲畔晉故城而為備杜注○鄆卽汶陽一邑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鄆趙鵬飛經筌○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謂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自固杜氏謂欲叛晉

而城非也戴溪講義○左氏無傳杜氏以爲備晉因公不禮於晉也

臧氏謂魯得汶陽故城鄆自固於情事亦近案彙纂○杜說恐未

然魯謀叛未果何遽至城以爲備此爲齊耳家鉉翁詳說○魯有二

鄆文十二年所城東鄆近莒之邑此爲西鄆成十六年公待於

鄆即此顧棟高大事表

成九年冬城中城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左書時也杜注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有閏月

故曰書時○杜以閏月交十二月節謂之時然亦泥陳厚耀長歷○

穀梁曰非外民也非也中城者內城也推壞當修非棄外城之

民而弗恤也葉夢得穀梁讞○穀梁非也若不外民則都不爲城郭乎

劉敞權衡○城中城以內難故於城內更作城也方苞通論○穀梁云非

外民胡氏譏儆守之徵皆非也未有設險守國而城宮外之城

者必夫人僑如欲去季孟恐季孟圖已而陰爲之備耳其後沙隨之會孟獻子守於公宮其故可知矣又直解○高氏閌趙氏鵬飛以爲備楚愚謂備楚則當修邊鄙不然亦當修外城無有遠修中城之理此必宮闈之故無疑方氏之論實獲我心顧棟高大事表○愚按方氏顧氏說與高氏地名考略同中城實魯內城也以爲瑕邑因楚伐莒而備不虞者非也參看土地門魯中城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

左書不時也○公羊見宮室門○穀梁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孫覺經解○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郕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公遂自以爲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及是時般樂怠

敖者也李廉會通○譏其有國吏為也築創辭葉夢得穀梁傳讞

襄七年夏城費

左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天子有分土無分民諸侯則無分土矣大夫食祿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以上下相保莫敢覬覦城費爲襲之失政也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見季氏之強而設險以自固也其後南蒯以費叛而季孫帥師墮費則知邑不可以設險矣又引劉絢○費魯強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

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公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李廉會通○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郛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彊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彊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汪克寬纂疏

襄十三年冬城防

左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圍防則城者畏齊也高閌集注○魯有二防此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備之趙鵬飛經筌○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

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李廉會通○臧氏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耳御纂直解

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寇未至無備及見圍救之又緩逐其去乃城之魯之治其國者可見矣家鉉翁詳說○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黃仲炎通說○異時墮郈墮費至成獨弗克隳蓋襄公時所城者三費與防皆不書八條成以二卿帥師用民力厚矣非獨備齊乃以固孟氏藏姦之窟洪咨夔春秋說○書城成郛見成以被圍而壞其郛著齊師之暴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九年冬城西郛

左城西郛懼齊也○魯備齊難城國之郛則凡西境亦不敢保

足見魯弱齊彊汪克寬纂疏引王葆○郛乃外城此國都外城之西郭則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汪克寬纂疏○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今魯懼齊而城西郭卑之甚矣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豈徒以城築爲固哉黃仲炎通說○郛郭也郛猶柎也草木華房爲柎在外包裹之也徐鍇說文繫傳

又　城武城

左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至則危多城何益家鉉翁詳說○子游爲宰即此武城魯是時苟能信任仁賢脩明政事將制挺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彊齊今君弱臣惰內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徼惠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汪克寬纂疏

昭九年冬築郎囿

左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郝立例書築囿有垣之苑也勦民力以爲耳目之娛故書俞皐釋義○是時外有強楚可憂內有權臣可慮上有雨雹日食之變下有兵民彫耗之弊捨此不恤而築囿焉是豈獨罪其勞民而已李明復集義引謝湜○以左傳觀之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不悟也自古奸臣竊國未有不娛其君以聲色狗馬者是時公室四分而郎囿是圖奈之何哉賀仲軾歸義○左云書時非也周之冬乃夏之酉戌亥月正收黍稷播菽麥之時童品經傳辨疑

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

務乎公室也○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公羊以爲修舊非也新者修舊新作者非修舊有挶爲之者矣穀梁所謂有加其度是也葉夢得公羊傳讞○延廄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李廉會通引謝氏○御纂西宮新宮之災不書新作以是知凡書作者非僭禮則踰舊也方苞直解

定六年冬城中城

公爲晉侵鄭懼而城之杜注○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將挾公自固耳汪克寬纂疏○儻如欲去季孟則城中城陽虎欲去三桓亦城中城皆欲得公以濟其亂謀也方苞直解○後八年陽虎戰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則知平日中城之內其所專據也欒王鮒謂范宣子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亦此意顧棟高大事表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晉不時也杜注○昭九年郎囿之築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以示戒況盛夏農事方殷而役民與苑囿不待貶而罪著矣汪克寬纂疏○此與受女樂事相類蓋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凌稚隆測義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

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衛謀救范中行氏知為叛晉懼而城也此年無冬史闕文杜注孔疏○一時城二邑勞民甚矣城諸防城諸鄆同例趙鵬飛經筌○杜氏曰叛晉故懼按莒父及霄皆在魯東境魯不應備晉于東然則以為懼晉者非也牛運震傳

定十五年冬城漆

邾庶其邑杜注○城漆謀伐邾也張洽集注○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及

是魯城而有之此必三家之謀城之爲固有爾趙鵬飛經筌　○左氏曰書不時告也注云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而緩告非也他國之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事過時而告乎汪克寬纂疏　○左氏非也農功既畢以君命書城何爲不時亦何煩告蓋經書城築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好土功也久不葺俟其圮而更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煩數解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所城近敵故帥師爲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張洽集注引許翰　○哀公之世魯城四邑說者皆以爲備晉吾竊怪之魯越齊衛而後至晉齊衛皆睦於魯晉何從而伐魯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其地在今之沂州臨沂沂近

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備邾也非備晉也趙鵬飛經筌○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霄城漆哀公城啟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瑕蓋莊宣二君書城者各一隱桓文成四君書城者各再至襄以來求於城者始亟襄一君而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閒而書城者七則定哀守其國者如是而已葉夢得傳○三家前日峻城藏甲私其所封之邑其害猶小今而峻城藏甲徧於中國視魯甲兵皆已之甲兵魯城邑皆已之城邑春秋書之不遺悉魯季氏之為齊田氏耳家鉉翁詳說○啟陽故鄅國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其地在邾東鄙則近於費魯既取鄅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故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季本私考○備邾也杜預以為備晉夫啟陽屬琅邪在魯東鄙以為備晉可乎牛運震傳

哀四年夏城西郛

按前後四城杜氏皆以為備晉誤也辨見上

哀五年春城毗

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靈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厭奪民力以興土功自備不暇何以國乎程端學本義引師協○雖時必書重勞民也春秋凡春有築作先儒皆以為不時夫周之春正二月夏之冬十一二月也謂之不時可乎牛運震傳

哀六年春城邾瑕

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使魯能脩其政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張治集註引許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汪克寬纂疏

○魯取邾瑕不見於經豈地蘊於繹所取漷東沂西田內而邑

則枷作鄋方苞直解○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案邾瑕蓋魯邑之近邾而繫邾爲名者城之所以偪邾故次年遂有入邾之事非爲備晉邾婁城婁字當是瑕之誤趙佑雜案○邾瑕本魯邑非邾邑猶莒父繫莒非莒邑也蓋邑名地名如此類者不少衛有楚邱晉有邢邱齊有申池宋有沈鹿莒有紀鄣杞有牟婁豈皆取之諸國乎或有謂魯有負瑕别之則三防二鄆何以不别或以爲魯城邾邑繫之則城漆本邾邑何以不繫高閌釋經然

○書外城城楚邱不言衛三傳不與專封之說辨城緣陵以爲杞滅以爲爲齊桓諱辨城三國書法不同胡氏襃貶說辨城邢不書齊侯楚邱不書諸侯緣陵不字諸侯皆以爲貶專封辨城虎牢公羊以爲諱取邑辨貶城成周辨

遷國者書國城杞城邢是也未遷者書地緣陵楚邱是也孫覺經解宮十四年

外城有三例一列序一凡舉一專録內也蓋霸國在而諸侯從役則列序城邢城杞城虎牢城成周是也霸國不在而諸侯聽役則凡舉

城緣陵是也諸侯各遣其臣先後赴役不以期會則專錄內城楚邱是也高澍然釋經

邢楚邱緣陵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齊桓脩方伯之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思霸子之亦傷之也至王室內亂流離顛越成周乞城於諸侯用之屛弱晉之怠緩又甚焉此皆關於天下之大者凡無關於天下之大不書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書外城六其初出于霸主其後出於晉大夫或以衛中國而禦外侮或以合諸侯而勤天子論其得失皆得罪於三代而有功于春秋者也古者天子在上諸侯以藩屛爲職凡城國之事必請命而後行此王制也周衰諸侯自專未嘗請命於上侵權犯分王法所宜誅所謂得罪于三代者此也然莊公以來蠻人暴橫弱小之國不能自存王室多難天子之位不能自安故有見滅于狄人者有見脅於强楚者

有見迫於東方者至於天子顛越草莽王國之阽危如綴旒使當時無霸主之賢又無大夫之助以抑強扶弱維持而鞏固之則國非其國矣所謂有功于春秋者此也小白侵天子之權爲可罪也然時無明主則善之晉大夫侵諸侯之權爲可罪也然時無霸主則善之沈棐

比事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邱也緣陵也獨城邢爲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僖元年愚謂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制楚之南向其功尤大豈得以偪鄭爲譏顧棟高城築表

僖元年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狄伐邢閔元年春傳元年春僖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

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張洽集注○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吳澂纂言○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於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汪克寬纂疏○按再書三師所以著其爲一事役非更舉也以爲褒辭者非義見一事再序列國門

僖二年春城楚邱

不言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言城楚邱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孔疏○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

栗于蔡之例也汪克寬纂疏○興滅存亡事之善者而春秋於城邢則辭繁而不厭於城楚邱則其辭甚略以其緩於城衛而少之也狄入衛在閔二年君死國亡經涉三載至是齊桓始城之邢衛同時滅亡而桓公所以救衛者不能如救邢之例是故略之以見意家鉉翁詳說○定之方中夏十月周十二月之事也所謂水昏正而栽者故詩言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而春秋書正月則夏之十一月蓋計其成功之終言也所謂日至而畢者葉夢得春秋攷○楚邱不書衛先儒遂疑爲內城黃氏仲炎引卜邱之父爲證指爲魯邑尤妄考詩定之方中作於楚宮衛人以夏之十月定星之中始營作正僖公元年十二月建亥之月也二年正月爲夏之十一月魯往助城其事其時適與之合曰楚宮楚室言楚則楚邱可知且齊桓存衛之功赫然耳目春秋安得一無所書邪

顧棟高大事表城築篇○衞爲北州大國不能爲之恢復疆土但使避狄遷國蓋齊桓亦只施小惠故春秋於衞事無大功可紀惟紀城楚邱而已應撝謙集解○齊桓欲俟衞之亟困而後救之以爲功故狄以十二月入衞而桓以正月宿師聶北至於國亡君死而後遺之祭服乘馬戍之甲士助其叛築衞國亡而復存宗社絕而復續桓救衞之功同于再造矣此三傳所以有封衞之說也聖人於戎衞殁而不書於城楚丘畧而不敘以爲救之於旣亡之後孰若救之於未亡之先救之於先衞可以不至於亡而齊亦亦可以無專美市恩之罪次師退舍坐視其亡而後救之桓之心將謂吾以此收不世之烈而不知存亡繼絕非人臣之所可居也華學泉疑義○此齊與諸侯城之也不言齊侯不書諸侯者略之也其文使若魯自城之者然城邢詞繁而不殺城楚邱則略

之者何狄伐邢則救之邢遷則城之齊侯之於邢得救患分災之道矣書之重備予之也狄入衞而不救衞既滅而城之君子以齊侯爲怠於恤衞矣特其存亡繼絕之功不可沒爾書之略非備予之也牛運震傳○齊桓三城書法各異據其事之實以示義也城邢即用聶北之師故書三國城邢也城緣陵即會鹹之諸侯故書諸侯城緣陵也衞被狄兵之時諸侯不救流離轉徙者逾年而諸侯不會其城楚邱當是衞將自城而諸侯各往助其役而非齊桓之合諸侯以公謀故祇若魯之自往城之者然也蓋衞被狄兵齊宋曹方急於爲邢而不聞移師以捍衞齊怒衞不與幽之盟於衞之失國奔竄兩君危困兩年而後城楚邱視城邢即用聶北之師其緩急何如哉書法著桓之救衞不如救邢爲有私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左氏以爲諸侯封衛公羊亦曰曷不言城衛滅也不言滅爲桓公諱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亦曰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劉氏敞胡氏安國朱子高氏閌陳氏傅良張氏洽呂氏大圭汪氏克寛等並主不予專封之義其實非也今將諸儒駁辨采列○衛實未之遷也則其所城之地不得預以國名之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既遷也故以國名城楚邱緣陵衛杞未遷也故以地名各書其實而已矣說者以齊侯專封故聖人不以國書衛固有國齊特城之而已何名專封趙鵬飛經筌○以經考之既無封衛之迹以詩木瓜考之亦不過言欲報之厚而未嘗有封之之語先儒因詩序有救而封之之說遂刱此論今當以經爲正不當經外

立意（鄭玉闕疑）○左公穀皆以爲封衛而責其專封胡傳從之非也衛之服命名爵如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文公特徙居耳焉得謂之封（湛若水正傳）○彼言城邢此不言城衛者以邢遷夷儀而齊所城者則即其所遷之地所謂遷而後城者也其所城即邢也今衛遷於漕而齊所城者乃在別邑之楚邱則是城而後遷者也其城時非衛也胡氏妄謂邢未滅故遷衛滅故不遷未滅可封滅即不可封邢與衛同被狄伐同一徙都而城邢則美救患城楚邱則刺擅權亦思其一滅一不滅何所分別何所徵驗（毛奇齡傳）○城楚邱經無貶辭左曰封衛公穀附之經言城衛未嘗言封衛也衛懿亡而文公存何用封邢強經從傳非也（黃永年南莊類稿）○公穀以爲專封胡傳因謂邢自遷而未滅城邢美救患也衛已滅而城楚邱不予其專封也不知邢潰奔師三國具邢器

用遷之何異於衛衛雖敗亡戴文相繼非無君也遺民尚存也
滕楚邱之邑猶在非無民與土也安得云滅即安得云封夫所
謂專封者已經滅絕而立之君與之土地人民也今有君有民
有土爲之戍守而城之豈曰專封徐庭垣管窺○衛猶然周舊封也
爵土皆衛之自有何名爲封封且不得言况云專邪其不書齊
及諸侯乃不以期會專錄內之達例非削也如以爲削則桓之
侵伐遷滅迭見於經不與其專封顧與其專征乎而邢之奔師
去衛之廬漕一間耳不與其封衛顧與其封邢乎高澍然釋經○先
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錫之爵土列於諸侯若周初之
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絕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
議其專封乎亦不考當年事實矣萬斯大隨筆○城邢城楚邱春秋
以齊桓猶知尊王章恤同盟矣特書之有詳略予之有輕重爾

非以城楚邱爲罪其專封也牛運震傳○公羊以爲不與諸侯封者非也夫與滅繼絕謂之封衛失國都尚保遺邑國未滅也惠公死戴公立戴公死文公立世未絕也國未滅世未絕扶新君而守故土何爲專封哉且城邢之與城楚邱其扶危定難一也邢非專封而楚邱爲專封其義不可通矣且使事涉專封齊桓豈然擅天子之大權而不顧春秋合當直書以明示其罪何爲略其事而爲之諱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按以爲魯地之說顧氏駁之而程積齋詳辨主之見地名門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言城杞未遷也杜注○桓公城三國均爲恤災救患而書法不同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楚邱衛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志怠諸侯亦散是故書諸

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主之辭家鉉翁詳說○凡土功龍見而戒事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故諸侯夏會春始城之蓋諸侯受功於會旋返其國至明年春始各就功役耳日講解義○有遷而後城者有城而後遷者事勢不同也邢既遷夷儀則夷儀爲邢之夷儀故書曰城邢衛渡河野處杞病淮夷俱未遷而諸侯先爲之城以待其遷不當曰城衛城杞故書曰城楚邱城緣陵其後如晉平城杞因杞之城郭而增脩之則書曰城杞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云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非也按明年楚伐徐而諸侯救之若其脅杞使遷將討之不暇又何救之云乎葉夢得公羊傳讞○公羊非也經不言徐莒滅杞公羊妄自生義若曰爲桓公諱則滅弦滅黃滅下陽皆所不諱何獨於此

諱城緣陵程端學三傳辨疑 ○杞在春秋煩諸侯者二淮夷病杞齊桓率會鹹諸侯城緣陵晉平杞出率諸國大夫城杞城緣陵其心公諸侯樂於用命城杞以悼夫人之故鄭衞與魯皆怨其不恤宗周而屏夏肆以其私也是故齊城三國仲山甫之城東方也晉城杞周平王之戍申也張溥列國論 ○書城緣陵城杞見杞之後亡恃有齊晉耳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引張鮑野說 ○齊桓卹杞心則公也故書諸侯城緣陵以著其義晉平治杞心則私也故列序十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以著其失又卷十八引姚菴錄 ○顧氏三傳異同篇疑淮夷病杞事不實說見齊楚爭盟門

按胡傳曰桓公城三國書辭不同城楚邱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

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邱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此奠傳說穿鑿生義其病與前條同采諸家辨論正之○說春秋者謂城邢之役不稱齊侯城衛楚邱不書諸侯城杞緣陵不序諸侯蓋惡齊侯之專封也不知齊桓以霸自命禮樂征伐悉出其手何者非專而奚獨於封國專之春秋又豈容恕其他事之專而獨罪其專封哉黃仲炎通說○專封之說非也夫昔未有國今始有國者封也邢衛杞皆古諸侯皆爲夷狄所侵桓公爲之改營他邑使避患耳何嘗封之乎黃震日鈔○齊桓救患恤災遷城封國義在所褒而胡氏謂城邢是褒城楚邱城緣陵是貶則事同義異在

夫子無是委曲 毛奇齡傳

又按方氏通論謂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實書也城邢三國之師也緣陵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丘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何以知緣陵齊不與使齊帥諸侯以城則如城邢之列序可矣何以知楚丘諸侯不與是時陳鄭迫于楚宋曹既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黃惟魯以內難凡役皆不與故至是使獨任楚丘之役耳於義可通

襄二年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見爭鄭門邑不繫國門○公羊曰城之何取之也不言取諱也喪也非也此所以逼鄭未嘗取邑也且服鄭安中國霸者之功聖人豈區區罪伐喪哉說非比事○公羊非也何諱之爲陸淳辨疑引趙匡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等城杞

左傳彙纂案晉楚爭盟門○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張洽集註引許翰

杜氏以爲杞國本都陳留雍丘後遷都淳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淳于杞又遷都若是則此爲城淳于邢遷夷儀書杞遷淳于不書者邢爲狄所迫不書遷夷儀不足以著狄之暴與齊桓之功今杞非有不得已而遷之故晉亦非有不得已而城之故不書遷以著晉之私於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左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

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伯父實重圖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城周之下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矣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

矣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李廉會通 ○成周之城非爲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遷入城內黃正憲翼附 ○經書會城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則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左氏傳以前年十一月已載之事復載於次年正月誤矣又次年正月傳所云庚寅栽庚寅正是前年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令役之前一日傳云城三旬而畢蓋己丑令役次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爲正月之日豈有令役兩月之久始設板築者乎杜以庚寅爲正月十六日亦誤王引之經義述聞 ○按此年傳稱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合諸大夫於狄泉合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合大事非其任也定元年傳又稱春王正月魏舒合諸大夫於狄

泉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此一事也左氏兩載之失刪其一耳此年傳己丑營成周宋元年傳云庚寅栽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蓋晉用夏正周正月即夏十一月其爲複出無疑 顧炎武日知錄葉酉尤遺

外城不書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傳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杜注諸侯不告魯不與故不書

僖十六年冬會于淮 城鄫不書

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城頓 不書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賀城也齊城郟不書○孔疏郟王城也汪氏克寬曰魯不與城也

昭十一年 楚城陳蔡不羹不書

十九年楚城州來不書

二十三年 邾城翼不書 楚城郢 不書

二十五年楚城州屈城邸皇不書　邿巢郭卷不書

哀九年吳城邗不書

〔補〕宮廟門

考仲子宮　宋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安帝祖母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宜準春秋考宮之義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宋書臧燾傳○愚按此議深協禮意經旨與不貶妾母之論見曾夫人事門正合

丹楹刻桷　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摩也疏謂以密石磨柱按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徐邈云黝黑

柱也然則黑柱以白畫之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密石砥之也按諸侯丹桷則天子桷丹可知宗廟丹楹禮也刻桷非禮也 陸佃陶山集

立煬宮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也 昌黎文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十一終